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鐵廬集卷一首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七

鐵廬集　　別集類六　國朝

提要

臣等謹案鐵廬集三卷外集二卷

國朝潘天成撰天成字錫疇溧陽人寄籍桐城

為安慶府學生溧陽志載其幼與父母避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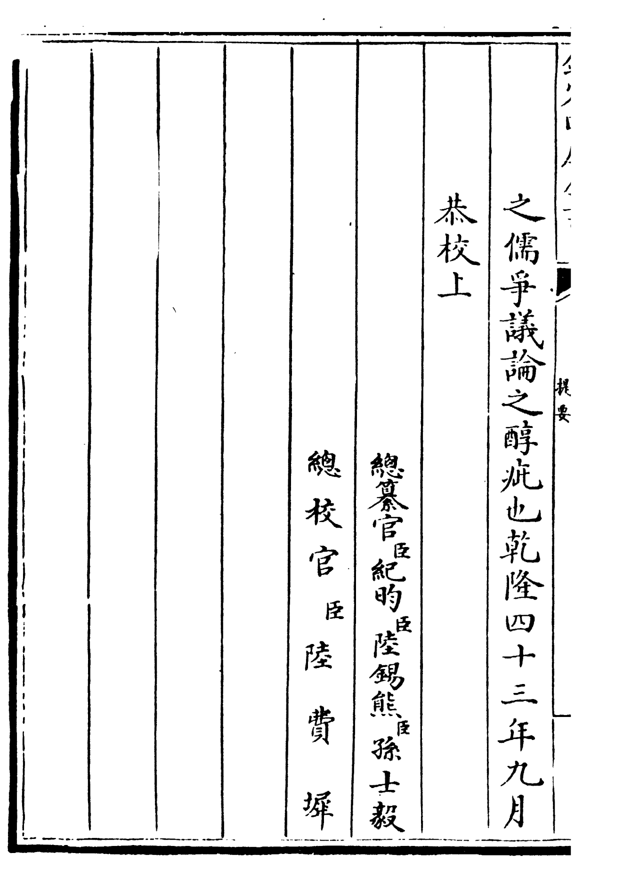
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遇於江西界百計迎

歸傭販以養備極艱苦以其間讀書講業竟

為績學年七十四迄窮餓以死瞿源洙集有潘孝子傳與志所言合蓋篤志苦行之士也是集為其門人許重炎所編冠以小傳年譜第一卷為默齋訓言天成述其師湯之錡語也二卷為雜著天成詩文也三卷為語録重炎與蔣師韓記天成語也外集一卷為勿庵訓言天成記其師梅文鼎語二卷為雜著亦天成遺文補刊者天成學問源出姚江以養

心為體以經世為用其詩文皆抒所欲言不甚入格然行誼者文章之本綱常者風教之原天成出自寒門終身貧賤而天性真摯人品高潔類古所謂獨行者其精神堅苦足以自傳其文故身沒嗣絶而人至今重之特録其集俾天下曉然知

聖朝立教在於敦倫紀厲名節正人心厚風俗固不與操觚之士論文采之優劣亦不與講學


之儒爭議論之醇疵也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鐵廬集卷首

年譜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别號鐵廬溧陽黄墟潘氏自其高祖貢貴公以散秩仕雲南卒於其地宗支單弱越再世乃得歸里先生寄籍安慶為郡諸生晚僑寓江寧終焉娶桐城才女盛氏無出妾生子開業先生享年七十四歲塟江寧聚寶門外惠應寺側

順治十一年甲午五月二十六日先生生

先生卒於金陵譜牒神主遺書盡失姑即幼所聞於父老暨長所親見者約畧志之如左　先生祖其業儒未遂恢廓有奇氣當周公蓼洲（諱順昌）被逮時為販豎護周公北行至白溝河遇孫徵君（諱奇逢）來迎擁周公授之乃返先生六歲時父索祖歸極言老佃之苦先生聞之戚然不寐終夜輾轉問所以恤老佃者大父喜而撫之曰此范文正公志也兒能志此乎在多

讀書耳

康熙三年甲辰十一歲漂落荆溪

大父既卒父諱其朴愿無知牽入命案為其宦家所愚遂挈家漂落荆溪

康熙五年丙午十三歲被難尋親

先生父陷入其宦家無計自脱至是先生乃覺之常懷不平見於辭色先生狀貌英偉頗似虎形顧盼奕奕有光宦家懼遺後患移其父母弟妹於他郡令人

誘先生入山樵牧擠之深谷幸其人以實告勸之速遁先生日夜號泣躶體而行尋訪其父杳無踪跡冬月至池州青陽縣白沙嶺夜無所棲踞古廟壞梁而卧風淒月白虎豹夜遊乃悲歌一律只為尋親離故鄉迢遥不憚路途長晝行孤嶺隨飛鳥夜宿窮山伴虎狼渴飲寒泉饑嚙雪足沾泥水髮披霜幾番回首無張主獨向西風淚萬行

六年丁未十四歲行遊徽寧萬山中

去冬訪知父母所在至則又他移矣叩諸山人絶無可跡先生誓不返顧談星相幸多中藉以餬口聞宣城梅勿菴先生名振衣上謁二十年後梅先生設帳安慶受業稱弟子

七年戊申十五歲遇二親於徽郡先生躑躅萬山無可告語計非遍遊窮山絶谷村落女子間不得遇也乃為販豎以進每至一村落持鼗大呼作溧陽人語山中婦孺聚觀大笑先生母金孺

人聞聲而出相持大慟山人來觀者日以百計悲其幼也為之泣下所遇之地大約近江西界

八年己酉十六歲客遊滇南

先生訪親時遇劉先生某卜之得吉劉為前朝誠意伯耳孫年六十未娶其所聘婦五十餘矣從其母弟守志滇南至是始通音問劉將就婚滇南欲挈先生作伴先生亦欲以少壯周覽天下名山大川遂從之至西南極邊望點蒼大雪諸山之勝

九年庚戌十七歲北遊川陝

劉先生訪舊於陝西先生從之行渡瀘水入成都過劒閣棧道北行直抵河套武進許公之漸廵視茶馬先生假其吏衣裝文牒同遊塞外遇中華人張酒肆者從之痛飲訪知西北情形山川險易登賀蘭山極目而返先生之心胸益恢奇不可羇束矣

十年辛亥十八歲返徽郡復出遊假貸

辭劉先生歸江南欲迎親歸養而覊縶弗能行也計

其歸資非五十金不可先生束手無計乃哭辭其二親誓不得歸聚毋相見也行至某縣手持來麰假磨作糜屑適二富商對奕堂上奇先生貌仰首問先生曰汝識字乎曰然能對句乎曰能乃曰對着手碁移動一天星斗先生直前對曰獨捱石磨推轉兩象乾坤二商驚絶問所由來欷歔泣下各解其囊贈五十餘金先生持以報二親令弟侍父先歸而侍母挈妹徐徐而發時大冬嚴寒雪深數尺輾轉山谷數百里

先生背負行李置前途還抱幼妹扶老母膚裂血流涔涔白雪見者無不流涕除夕宿高淳固城湖氷堅不得達

十一年壬子十九歲春正月迎親歸溧陽負販養親三月受業於宜興默齋湯世調先生

迎二親歸故業蕩然無以為養乃市香為業來往荊溪瀨水間歌吟之聲滿於道路人皆目為狂痴聞默齋先生為古人為己之學謁拜門下稱弟子湯先生

舉行高忠憲公復七規令先生靜坐觀未發氣象三日有得作詩數章一首見前卷

十二年癸丑二十歲市筆養親

先生市易細微又抱瘧疾遇陰雨入卧古廟拾白金數星喜曰天賜也既念此人或如余困者不活矣坐守之日將盡果有蹤跡之者出金還之是人素張筆肆乃為先生營筆貿易於是遍遊諸名宿間得讀正希陶庵諸名人鉅筆所憇之地琅琅端誦興不可遏

援筆立就咏歌所志歲丙辰先生年二十有三先大人愧庵先生年三十有九先生負筆至學舍以文相質先君一見驚絶留信宿叩其所得至性淋漓洞闢千古嘆曰此振古豪傑也遂定交約為兄弟時至茫溪里中兩人共宿竈下卧談經史夜半吹薪作糜談辨不已時相詆訶又相痛哭哭已大笑鄰人怪之常自誦曰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其豪於自立也如此　先生自言市筆至建平界傍晚雪甚山麓

有茅舍數家舊係姻戚不容宿遂緣嶺而上風雪益急山中諸叫嘯聲隱隱若近頗生恐嗟忽憶李僕射雪夜擒吳元濟故事豪興勃發歌舞而下幾二鼓矣有賽神者門未闔予僵仆簷下其家急呼酒相救扶至浴盆中乃甦視余服二單衣耳屢遇奇阨全賴千古在胸乃不為溝中之鬼　又曰吾於四書五經之義得於道塗村落間者多矣以未發氣象為之本源以人情物理為之疏導乃知聖賢之言句句是實一

開卷時意味逈别　先生嘗請於黙齋先生曰聖人言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今市筆養親恐難以忠信也湯子曰子母相權理之常也汝以本錢盤費明白告人始雖未信久則人人悦服不煩詐飾而養親之資自有以處之矣行之數月果然益奉聖人之言為著

蔡

遇黄九煙先生於荆溪從遊至蘇州年月未詳大約市筆時事

黄先生諱周星江西潯陽人寄居江寜上元籍崇禎

庚辰進士國變隱居往吳門訪徐昭法諱枋前壬午舉人道經吾邑先生過之荆南山下黄先生老矣攜杖獨行買吾邑茗壺二事先生攜筆囊為黄先生負擔至吳門叩草廬昭法餓不能出門户强起揖客黄先生抱持大哭解囊買米數升鹽少許具粥不能具燈昭法未老幾失明矣先生侍側兩人語多不可曉中夜令先生獨卧兩人對語達旦黄先生素有詩畫名黎明令先生持一扇鬻之戒勿道名氏先生持扇入市顧

者輒棄去先生念昭法廚久空矣售扇可作數日糧乃言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一富人即持白金數星購之先生歸以實告黃先生曁昭法大怒曰孺子殆不足教速持去索扇來還我先生惴惴入市復持扇來黃先生笑曰孺子固當如是越日遣先生先歸庚申年以博學宏詞徵黃先生遂投潯陽江死湯默齋先生哭之以詩

十六年丁巳二十四歲訓蒙養親

先君子薦先生於鄉塾塾主疑之先君子曰如負公等吾任其咎先生攝敝衣冠危坐終日嚴寒盛暑晏如也鄰兒有無禮於其母者先生正色叱之其人不服先生大怒去曰吾仍市筆耳此地不可居主人留行甚苦先生約以逆子服罪乃留於是主人共懲鄰兒惴惴屏息不敢復肆

二十一年壬戌二十九歲客遊桐城

先生盡心色養艱苦備至數年來父母繼歿弟妹淪

喪幾盡所遺幼弟纔二齡桐城方有懷先生前學士密之方公諱以智之猶子也來弔姻喪於溧訪奇士可談學者或以先生對方先生即日來訪見先生煢煢在疚意貌非常語之曰君何不挈弟遠遊吾郡乎先生許之既奔湯默齋先生喪葬其二親已畢負幼弟遠涉千里方先生令設帳麴大夫廟以餬其口而與先生窮十三經二十一史之奧先生埋頭十年纂修二十一史紀錄傳贊數百卷名曰蠡測方先生曰讀

二十一史無他法在句句躬行耳先生愕然方先生曰天下之治亂係君子小人之進退欲治天下之小人先治吾心之小人汝且自思一日之間念念相續或為秦李或為范韓出此入彼正不容髮耳先生奉諸先生明訓力學教人皆以反求諸心為要常自誦曰嚴師容有可欺處惟有吾心不可欺平生得力不可誣也　先生連丁内外艱六年不飲酒食肉悲哀過當耳目幾廢徹夜不寐者歲餘湯先生訓之曰汝

父母死矣汝在父母不死也汝死如父母何立身成
名顯於後世孝子所以不死其親也先生稍節悲泣
專以靜坐讀書為事至是方先生提誨賑給乃得益
肆力於明體達用之學
三十年辛未三十八歲補安慶府學生
先生素未與童子試至是由望江籍以七藝受知督
學時菴許公望江小邑不容入籍攻者洶洶桐城方
氏張氏盛氏諸老先生曰池沼中豈能蓄此靈物招

入桐城籍遂為府學弟子

是歲娶桐城盛氏

盛故名家女貌陋能詩擇壻有年歸先生一月後縱談詩文斂袵行師弟禮終身不敢對席秋中先生歸江南省墓孺人援古誼作四詩送之附見二卷十年不育勸先生娶妾有催粧詩送房詩　是時先生館轂願豈不事生産家從兄曾來居湖汉遇一匠桐城人極言先生輕財好施扶危濟困之德此下二十餘年知之不詳不敢妄載

五十五年丙申六十三歲訪故友於宜興

蓋自盛孺人之卒徙居江寧有年矣江寧當水陸之

衝先生欲周知天下疾苦當世英豪而時時放意於

石頭城虎踞關之側徜徉湫濯有終老之志　先生

不到宜邑者二十年炎丱角時先君子摩炎首歎曰

未知汝得見竒男子否也至是徒步而來先君子喜

極而悲迎謂曰君猶生入此門乎先生笑曰老兄尚

在小弟安得死也先君子年七十有九矣炎是時年二十歲

五十七年戊戌六十五歲江南臬司李公麓山訪先生論學

李公諱馥福州人相國文貞公族子也甲子舉於鄉上公車道金陵遇先生於座至是三十五年矣來官金陵遣吏遍訪先生先生居小紫竹林隘巷蓬户罕有識者李公三造其廬皆不遇先生歸持刺入謁閽人見其老而窶也問潘相公何在先生曰我是也閽人且笑且疑而入李公叱曰此乃潘相公也易布衣

艸履迎諸大門執手恨相見晚先生愕出不意李公呼酒相對具道所以是時李公掌江蘇七府一州生死之命未幾又轉安徽藩司歳值大計各屬戚戚諆所以賄先生之弟者先生怒斥其弟束裝去之遂至吾邑與門人論學先是浙人詆毀先儒激宕馳驟震動天下儒生俗士競言朱陸異同而性情昧没名利薫心先生至宜大聲疾呼掃除詞章訓詁之習扶發本心開示藴奥使人曉然於明體達用反已自得之

學蓋折衷於前輩者多矣

六十年辛丑六十八歲纂録默齋湯先生訓言又著未發氣象說以示後學

先生學天官於宜興吳青可先生諱學錄明諸生學歷算於宣城梅勿菴先生諱文鼎字定九學史於桐城方有懷先生諱中發號鹿湖論兵於江西揭子宣先生諱暄論道於白鹿洞湯惕庵先生諱來賀前庚辰進士國變後為僧悅服最深者無如默齋湯子默齋經綸世務恢廓周密而潛深伏隩道氣

充溢先生歎曰吾奔走數十年遊歴半天下衡量英
雄推敲學問終未有駕吾湯師之上者遯世无悶德
盛禮恭如吾師者天下一人而已吾老矣無所成恐
吾師桑梓後生不識大儒正脉故爾僕僕來此深以
吾師心法有望於貴邑人也
雍正五年丁未七十四歲春正月初六日先生卒於江
寧
先生老而益貧不給衣食癸卯春日_炎侍先生於金

陵簞瓢蕭索日不舉火間得數錢沽酒脫帽振衣論
說世務往往達旦不倦畜一妾奇蠢不能供紉補爨
具同懷弟負氣使酒不省人事仰給於先生先生鶉
衣百結倨見豪貴口不言貧家常絕薪冷水供沐絕
少生人之樂而興致愈豪嘗曰吾於江山風月飽飫
之矣區區飢凍何足困我哉先生教人惟以慎獨為
要處困為基樂水樂山為入門之法其所開道即其
所自為也至是病卒遺孤十歲門生故舊富貴者弗

問也友人吳官心典衣被備棺衾號哭視斂權厝聚寶門外惠應寺側嗚呼先生死矣血淚萬斛無地可灑奇情浩氣無穴可藏經人生未有之窮豎千古不磨之志嗚呼先生而至於斯誰為為之孰令聽之炎自辛丑冬日執贄門下匆匆拜別總計前後侍教之時未及百日一切經歷之艱遇合之奇聞見之博先生將自註以付炎而惜乎其未及叩也姑即所聞之的然可據者譜其一二以俟有心者之搜補焉雍正

七年己酉秋九月重炎百拜謹誌乾隆十有一年丙
寅夏四月復為訂定如右
鐵廬集卷首

鐵廬集卷一

溧陽潘天成撰

默齋湯子訓言 湯子諱之錡字世調宜興人

康熙壬子三月天成年十九歲因葛公琰茅楚傳兩先生引進拜先生於宜興北門外藍田里即以聖賢勉勵我教我做頂天立地一箇人　先生云孟子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聞汝十三四歲隻身千里尋親備極艱苦周旋而歸以此須本錢經營於外養

父母兄弟孝弟有足稱也此即為聖為賢根本且苦心讀書肩挑重擔一路歌吟此皆古人之所為果能將聖賢之書句句心體力行始終不變又何聖賢之不可為哉勉之勉之　又曰子路為親負米非有錢買米負之而歸也不過為人負米得數升脚錢以養親耳汝今做小本生意得微利以養親此亦賢者之所為古人耕養三年通一經捹得十五年五經可通矣只恐不立志蹉跎歲月而無成耳　九月先生命行高忠憲公復七規

看未發氣象有雜念起只默誦喜怒哀樂之未發一句初坐雜念紛起默誦千餘遍雜念漸少第二日雜念漸少而氣昏再靜坐數時昏氣漸散而心漸清矣先生端視吾之顔色謂曰漸得力矣第三日晨起心氣清明若天開日出萬境澄澈焉即作詩數章見後卷先生閲之曰語雖不工而有自得之意若我教你做詩不知費許多力而今頃刻能之可見聖賢道理吾心自有只因氣拘物蔽而不得見耳今祛其物慾澄其昏氣而本體自見

朱子所謂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而應萬事者也然而先儒有言本體當下了然工夫終身無盡朱子所云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以後須將四書五經句句體認到身心上來自見聖賢千言萬語總是發明我之一心全體大用無不明矣物格知至明德復其初也　問此時一念不起則心靜矣事到面前則念必起心能無動乎先生曰隨其事理之自然而應之念起而無妄也所謂靜固靜動亦靜也動靜因時

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程大夫子見人静坐便歎善學得濂溪主静立極之旨一傳楊龜山再傳羅豫章李延平教人觀未發氣象黙坐澄心體認天理延平傳朱子白鹿洞學規半日讀書半日静坐後來諸君子一日爲三分一分静坐一分讀書一分應事高忠憲公静坐立爲復七規葢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存心從静坐而入窮理從讀書而入静坐讀書由朋友講貫而入非天下大福人不能與於此炎聞

當時襲好為異之說者羣指默齋先生為禪學玩此一段知其決非禪學矣乃明道先生定性之微指也吾邑吳存菴延湯先生課子勸行復七規吳先生勉從之第一日辰刻炷香趺坐雜念起滅矜持急迫甚不自適第三日上午始覺此心湛然清凉泰然愜適未免心喜明日稍理家務客至應酬頓生厭意遂覺此心作梗不快者一日乃以病告之湯先生先生言不可厭動喜靜事來即應事過即休須使動靜合一乃可吳先生乃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意思豁然仍復端坐如高公所云平平常常默然靜去乃覺此心湛然太虛無復紛擾

潘師嘗為炎極論喜靜厭動之非靜然則師　先生門之授受可知已門下晚學生許重炎附記

曰先儒謂體認聖賢緊要語莫過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句此心便一先儒又謂從衣冠瞻視整飭間此

心便在這裡此莫過檢點九容將此心安頓在九容上
便是顯微無間　五日後遂辭先生出做生意覺宜興
城郭山川更換一番景色滿街滿路之人俱是一家痛
癢關切見老者行路艱難便要扶持幼兒啼哭便知憐
愛素不相識之人同行談講不覺相親見爭名奪利之
事不覺羞恥此皆真性發見自然而然者也一路上或
背書或作文或以青山綠水涵養其心或以花落鳥鳴
怡悅其意風塵之勞苦竟不知也歸家見父母兄弟親

愛歡樂更倍於往日矣由是而後此心或明或昧而於先生之教終不忍忘數十年來貧賤困頓艱苦異常而此心不以為苦者皆先生當日之教也　論作文之法不可拾人餘唾須要自抒性靈我教你將四書五經從心上體認明白原原本本信筆所之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與挈瓶汲水者異矣真文章須要真識力不可如猜啞謎者徒逞空談令人作文勦襲陳言真所謂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　先生常曰學者做工

夫須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臨事時念頭初動關頭扼要尤宜謹慎然非戒懼於不睹不聞此心雜亂昏昧隱微之際動不及覺何能慎獨如鏡塵昏物來難照故戒懼無須臾之間此心精明隱微畢見如鏡無纖塵妍媸悉照兩節工夫原非兩截又云不睹不聞是源頭莫見莫顯是關頭源頭要清關頭要謹又云千古奇文莫過中庸一書慎獨於一心可以致中和而成位育舜為大知不過好問好察執兩用中甚是平常達道達德九經三

重皆出於天命之本然而無奇特　問格物致知先生曰物有本末朱子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身心意知明德之物也家國天下新民之物也吾究已之意何以不誠而誠之吾究已之身心何以不正不修而正之修之明德之物格也吾究家國天下何以不齊不治不平而齊之治之平之新民之物格也豈止格一草一木哉然格一草一木亦為身心意國家天下也如五穀百草衆木而知其材之用孰非養身心而濟天下乎初學之人

必讀真西山大學衍義邱瓊山衍義補以為格物致知之要　先生曰人性皆善身心意知本無不修不正不誠不致惟圖私利於已則知不致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矣甚則為倡優盜賊殺身而不顧也天下國家本無不平不治不齊惟不公利於人則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矣甚至父母兄弟爭財相殺上下征利民窮財盡盜賊蜂起身弒國亡而不顧也故大學一書而以理財終焉理財不是聚財而在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三農

生九穀九職任萬民他如士農合一横經亦負耒民兵合一戈刀之手亦荷鋤也至於僧道游惰皆驅之南畆矣食之者寡流品當清也冗員當汰也冗役當革也爲之者疾使之以時大役不宜輕動也用之者舒九賦九式量入爲出冡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也則財恒足矣然理財必在用人大臣法小臣廉而財始可生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大半掌之者各有其人　問理財要道先生曰理財之道在先興水利禹治水而後稷教稼

今時之水雖異堯時然大河屢決當水衝者民為魚鼈運道艱阻轉輸不時多因溝洫不治禹盡力溝洫使大河之水有所分洩而渟蓄不至泛濫奔潰旱則可資灌溉賈讓之中策可行中原河北豊收轉輸隨處可通今衛河之跡可尋不至專運東南之粟又三吳之水自溧陽銀林諸閘由宜興而達太湖銀林堰即東壩壩西之水出蕪湖釆石壩東之水由溧陽宜興入太湖東壩本金陵來龍過脉本中高昔伍子胥以吳伐楚開通運糧以後築銀林五堰勢甚單薄宜思患預防又宜興有百瀆湖州有七十二漊皆滙於太

湖惟吳淞一道注之於海霪雨連朝山水暴漲能無泛溢乎宜興進士單鍔欲於李禹卿所作太湖之堤作千洞石橋蓄洩太湖之水東坡愛其書上而行之今皆壅塞疏而通之甚便也（青龍鎮入海諸口有七十三會曲折宛轉以防海潮沙漲後人不明古人之意一皆直之沙淤江底內不能出外反入矣宜復古法）又單鍔議圩田築埂埂高一尺內溝外河皆深一尺田主出糧佃人出力歲歲築之埂彌高而河溝彌深旱潦俱有備矣植榆柳以捍風浪倘有決伐之為帚平時可伐之為薪其利無窮二

單之書具在可詳考之時與丁文緒凡於大學衍義中得其畧於名臣奏議王圻續文獻通考悉其詳纂得有書　萬紀美曰向吳淞江設三千渹河夫疏濬淤泥使太湖之水不致壅阻且習水戰以禦倭寇蘇常二州設水利廳以督之今皆名存而實亡先生又曰理財之道在屯田一曰官屯永樂初著令每一都司另撥旗軍十一名耕種號曰樣田蓋欲據所收籽粒多寡以別歲之豐凶地之肥瘠軍之勤惰初未嘗以田予官也始於隆慶二年將宣大屯田開墾成業者每十頃內給官軍五十畝為養廉之資而又令各自行開種若副叅不及百頃守

備以下不及十頃者條論戒飭原其初意蓋欲將領偏
裨等官督率家丁克勤稼穡為士卒倡後則強役部曲
佔收籽粒如宣大山西諸鎮固帥肆其鯨吞延寧甘固
諸鎮舊職恣其蠶食肥區歸已瘠磽移之軍士久之竄
易冊籍糧彌不均不得不寄甲於勢要而欺隱日多不
得不攤稅於佃軍而包賠愈苦流病相仍人鮮樂耕野
多曠土而官屯壞宜為限制總官受田不過二頃副總
以下由是為差如郭子儀以河中軍苦乏食乃自畊百

畝將佐以是為差士皆不勸而咁京西節度使劉昌亦身率士卒墾田三年而軍有羡食兵械鋭新邊障安寧皆官屯龜鑑也　一軍屯明初定制每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平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為差蓋即先王寓兵於農之意無事為農有事為軍各衛所無論軍民舍餘雜色但種軍屯即應軍役俾一軍之屯而衆佃者朋出一丁務於農隙之時分番操練則城操之軍不妨調發而即以屯軍

代之戍守合天下屯田共六十四萬三千餘頃各處屯軍受田則例多寡不一推算當不下一百二十餘萬人以備戍守便可於城操內挑出一百二十餘萬人以資調發不煩召募不增餉饋而緩急俱有所恃誠國家無形之鉅利也頃種者禁其典賣　一兵屯明初定制守邊士卒備譏察外令屯田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畊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畊且人共為佃人共為守所墾之田給為永業二年後量照下則起科蓋

但求積穀之多則士飽馬騰戰守有備而邊境之士桑麻遍野穀價必平召買既賤運費亦省公私兩利　一民屯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畊若夫募民畊之而分里築室以居其人又有民自墾蕪不由官募而第為之畫其疆理之數量行起科者謂之民屯宋制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魏了翁疏曰墾田之效多於屯田其言良為有見漢人有徙遠方民以實廣虛之地令恐不可行亦惟善用其勞來之術而已一曰因之

一曰利導之一曰整齊之何謂因東坡所謂大荒大祲民輕去其鄉之時也聞畿輔棄田甚多津涿水利無窮即近邊膏腴所在有司加意招徠鼓舞開墾額内者俟三年起科起科分數雖上中之田止照下中則例其農器牛具量行借動庫銀漸續補還如是則人可無流離野可無曠土是之謂因何謂利導倣晁錯拜爵實塞下之意虞集軍官授富民之法能闢五百畝者予秩視百户等而上之予秩有差俟三年後以上中下匀算照中

則起科邊地仍照下則起科果歲入如額即給職仍於籽粒之中撥三分之一為月俸幹止既定必許其占籍長子孫得以三途進或疑土著之民不能相容莫如另立屯額或謂若輩非武功何以畀武爵然田墾而食足食足而兵强又何武功之足羡是謂利導何謂整齊令邊腹有司報其所部荒田可開墾者報布政近限三月遠限六月報部一面督率開荒如匿隱不報以不職論獨慮成熟之後或有妄認世業希圖吞霸者惟當開墾

時即各屯給帖承掌俾此疆彼界瞭然難混雖有新軍補役逃戶復業亦不許告爭有世家豪右强佔者必罪不宥是謂整齊雖然勸民急矣勸吏急焉漢王槩謂農益地闢吏受大賞農損地荒吏受大罰　一商屯明初計邊地寒又受兵且畊且守力最難乃通商中之鹽以維之令商輸粟邊郡官給之引一引二百五十斤赴鹽所領鹽轉鬻永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利過當爭趨之各自設保伍督畊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

餽於中土屯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力畊當此之時各鎮軍就其地足給無有所謂太倉年例者閭左自正供外無他賦烝庶樂業弘治中部臣葉淇謂賈人輸薄而獲利厚遂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於是商各散歸遂本業營貲而故所墾田盡廢邊地米價頓湧一遇災荒即積錢如山金如土而米無從出鹽課不足給重以私鹽盛行官引壅滯倉鈔莫售減價投於囤戶貲空本壓商皆逃徙若於沿邊荒地有可墾者每商量

給填與印信照帖永不起科及米豆入倉之日則酌時估以定斛量飭官額而革常例庶耗費少而輸納無難尤自疏通鹽法始必禁私販於產鹽之地消壅引於行鹽之區又嚴掣掣杜浮課則引鹽無滯倉鈔速售彼執母權子之徒不負耒而樂趨塞下無矣明制直省九邊設衛四百九十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五十九額軍三百餘萬佔則為守行則為戰修屯不過清舊墾新二事而墾之課效赊不如清之計功實大抵膏腴之區貪併於巨室隣界之處侵奪於豪強各處有司細將魚

鱗老冊與屯田戶縣逐一勘對頃畝務取相符四至坐落備開現在岈種有無包占欺隱荒蕪坍塌之數　邊屯塞卒必先無侵田之害趙充國金城屯田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唐韓重華今沿邊於屯田多處因其地勢立為營堡相其要害廣置樵柵內得安居外難猝攻又彼此相望聲息相聞敵豈能為患遠外之地苦於勢孤則謹烽火布遊兵遇抄掠入境未至之先豫知為備勢可敵則出拒不可敵則斂避百無一失效蒙

恬之累土為山植榆為塞植梨棗柹等樹更妙添數重長城又可為糧做李允則之為園井列畦隴築短垣做吳璘之地䌷平地鑿渠深丈餘連環不斷我疆我理地自為險我鼓我鞞家自為衛矣　墾種欲使地無遺利人無留力其道有三一曰用水一曰因土一曰俵牛用水之法濬川疏渠引流設壩建閘設擺其規制在輔臣徐光啟疏中最為詳備今北方之地皆可作水田所以廢置不講者北人習懶故也徐貞明規度水利遼海以東青徐以南鑿鑿可

據大抵京東之地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海勢趨於東南歲多潮患自遠以及青徐有海之潮而鮮潮之患至若中州之地或低窪則圍田之法可行也山東之地多瓦礫則疊畊之制可議也瀕海之地多鹹鹵則支河之說可採也濱湖之地每沮洳則芍陂之迹可求也又如高燥之區平衍之地天澤不時非旱則澇其效在廣開溝洫先量度地勢之高下跟尋水所歸宿濬河以受溝之

水開溝渠以受潢潦之水官道之衝設大堤以通行偏小之邨亦增卑薄以成徑惟於道旁多開溝洫使接續通流水由地中行不占平地又度低窪處多開塘堰以瀦蓄之夏潦之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可資灌漑高者麥低者稻平衍地多則木棉桑枲皆得隨宜樹蓺土成膏腴地無遺利徧野皆衣食之資矣左光斗曰沿河地方除運河不敢開洩外其餘源流瀦委不一水陂塘堤堰不一用或故迹之可尋或方便之可設工力多者官

為量給費少者聽民自舉惟無水之處不得鑿空尋訪
斯言深得其要矣何謂因土周禮職方穀宜三種大中
祥符時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居民擇地高仰者蒔之
內出播種法不擇地可生今皆以稻永樂三年定歲收
屯田籽粒則例每粟穀糜黍大麥蕎穄各二石稻穀𦵏
秫各二石五斗䅉稗各三石並各準米一石小麥芝蔴
與米同宜令凡新墾之田無論粱菽薏苧蔬菜畨從其
便不必規規種稻又如邊方果屬不毛即種樹亦可蘇

秦言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利足富於民程琳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可不出於民總期於盡地力而已何謂俵牛攷洪武時給天下畊牛共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仍歲課孳生數目登報三策畢舉人力既修地利可盡矣　一考課明初制屯田衛以指揮提督所以千戶提督都司不時委官督察法本甚詳而武弁自好者少或攬納而恣其狼貪或侵欺而詭於鼠耗後例督屯副使僉事等官及府之管糧廳與州正官之帶徵

屯糧者各照民賦例綜覈完欠一體叅罰功令具在可謂無遺法矣惟在實實舉行耳昔劉定之有言優游城市而足不歷溝塍憑信簿書而目不按廩實此兩者屯官之大戒也以上皆侯司徒奏議司徒諱恂商邱人侯朝宗諱方域父○司徒曰屯田之利人人言之大槩不過兩語在腹裏則屯田少而隱佔多宜用清察在塞下則屯田多而畊種少宜用開墾先生曰屯政書甚多最簡要者莫如侯司徒奏議故錄其畧又曰屯政之書與唐府兵之制相似學者當詳為參酌　先生曰學者講理學而不講經濟必流於空虛講

經濟而不講理學必流於雜霸講理學者必實實見得萬物皆備於我天下之所當為者無不包含於心性之中講經濟者時時痌瘝在我之身吾心之所欲為者無不措施於日用之際天成曰顯微無間體用一源說得極親切有味

見得心性明無聲無臭之中自具緯地經天之略練得經濟熟旋乾轉坤之道即在一言一動之時

一言一動不茍臨大事決大疑方可無差緯地經天做得視無形聽無聲方能無愧

心性要在事功上練事功要在心性中

出　假理學不獨沽名釣譽即實心實意做而非天性之自然亦還是假假經濟不但挾數任術即實心實政行而不達事勢之變化亦還是不真　事故有大小心性無大小　大經濟不必乘時得位只要時時存濟物之心所以老安少懷隨處可行欲立欲達不必博施濟衆天成曰心性中流出經濟時時足以濟人利萬物　一念無私即物與民胞便與天地同量試驗心無私時對山川雲物無不欣然而悅遂人異姓無不翕然相親由是讀十三經二十一

史自然通貫不然讀盡萬卷書與已何益於人何益如今之人純是一團私心至親骨肉亦視為仇讐讀書俱如說夢

先生嘗與學者金鄘明諱敞號闇齋年長於湯子三歲晚年師事湯子萬雲倬茅楚傳輩論為相之道宰相為天下之權衡須心平如衡隨物之輕重定之以權輕重自見故書稱伊尹為阿衡然無星之稱又不能知物之輕重必多讀古書參酌時勢天下之人情物理洞悉於中又積數十年養心之

功始能心平如衡每平旦時整衣冠靜坐片時使雜念昏氣消除臨事始能定之以權故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即平旦靜坐除昏氣雜念也伊尹必自如此做工夫故知君之工夫咸有一德　學者讀書時便要做箇太平宰相宰相讀書人分內事也故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　天之生我原是物與民胞必如西銘視吾君為天地父母視吾民為子弟骨肉天下之事為一已之事凡讀經史百家之書句句要體貼到心上

來體驗到事上去一切禮樂政刑制度農田水利邊防屯衛象緯輿圖古人皆有成書如通典通誌通考經世八編圖書編水經注俱要博觀尤精要者真西山大學衍義邱瓊山衍義補一日不可去諸案頭常常翻閱體認天下之人情事故自然洞悉於中矣尤要本原上用功一念未起即須存養清其喜怒哀樂之源念頭初動更當省察順其喜怒哀樂之節始能心平如衡杜佑通典馬端臨貴與正文獻通考王圻元翰續文獻通考各省新修通誌鄭道元水經註顧景范圖書考一百本方輿紀要

宰相告君必以古帝王成法參酌時勢而進之尤須積誠感格自然聽從　君若有過緩言幾諫不可訐直　造膝密謀謹防竊聽不可洩露　善則稱君過則歸已　僚友論事從容商酌不執已見不徇人意總歸於當　功則讓人失則自認　臺諫糾彈和顔聽受言是則從言非不辯　薦達賢材不可市德驅除奸佞不可示威　物情倉皇鎮之以静時事倥偬應之以暇　羣言混淆決之以理衆心怠惰先之以勤　事變

未來圖之以豫事勢既至臨之以斷　不急近功不規小利立法定制要於可久事定功成斂身以退戒飭子孫習於謙讓

論為將之道必本於仁義念念不忍殺人不得已而殺人殺其害於仁義者也即賊寇生發必先撫而後勦誅其渠魁赦其脅從則賊亦易平也然必振其威力能勦而後能撫不然寇心玩忽撫未必從即從復叛漸至蔓延不可為矣故古人云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

昔陽明先生征諸山寇必先示諭以恩信句句痛切木石感動受撫者既多負固者亦易殄滅至於寧藩叛亂即速擒之此不待教而誅者也義也使天下安享太平之福者仁也　為將必勝之道不外吾夫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兩語古之善用兵者多本此揭子宣先生亦云岳忠武每着着真到敗故能着着皆勝　為將要學問兵法精要者備載五經如詩之小戎東山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殷武諸篇書之胤征泰誓易之師卦禮多兵法不獨招搖等制春秋四大

戰及他戰伐甚多雖無義戰而實有節制古之名將多讀春秋漢唐以來兵家言無慮數十百種毛氏武備誌極詳唐荆川武編尤妙潘龍游康濟譜將相之道兼備皆當博考參酌時勢而用之　為將之道只在知言養氣不動心蘇老泉曰太山崩於前心不驚麋鹿興於左目不瞬兩軍對敵不但生死利害不一毫芥蔕即生平學問一切知謀才畧俱要放却惟存一片虛明心體始能集思廣益隨機應變　參佐定謀不可使衆人共言

一則恐各執已見起爭一則恐洩漏機關敗事一人問荅而退再進一人數人議論皆善擇其尤善者用之有善有不善擇其善者從之有功歸之於衆有失責之於已自能深得士心功成身退辭讓勲爵以保子孫

論臺諫為朝廷之耳目天下之咽喉識見要廣思議要精凡所言者皆理之所必然事勢之所必至我之才力之所能為愛國愛民懃懃懇懇然後慷慨論列觸犯忌諱而不顧所謂勿欺而犯之者也　臺諫要識大體肅

官常培國脉養士氣正風俗攻擘巨奸不可吹毛索瘢薦舉賢士不可避嫌小疵整百代之紀綱流萬世之恩澤此大體也 臺諫要識幾先圖治於未亂防患於未萌燭隱微徹玩忽使奸雄不敢生心敵國不容窺伺豫養君德固結民心使邦本奠於磐石國勢安於泰山此幾先也

論舉儒吏古人云官如傳舍吏長子孫俗云清官難逃猾吏手積弊最為難除欲除其弊莫若舉儒吏儒者讀

聖賢書必明道理又有出身之階亦不肯貪小利誤遠大前程舉者必察有孝弟忠信之實而有練達時務之才潔清自守之節此西漢所舉孝廉也由郡縣吏可以至三公監司太守聘為功曹待有成效薦之於朝廷學校中有才德兼優之秀才俱可舉選欲科舉者聽其告假以應科舉此吏員也若夫書辦於屢應童子試而未入泮者擇其才幹老成者分班辦事待有成績可考亦薦之使有出身其有才德傑出者不妨保舉於朝以備

大用此所謂茂才六部以及各憲大衙門皆如此選舉待之以禮貌礪之以廉恥九年考滿隨其才使之出仕蓋儒吏本有儒生之學又有練達經濟之才不但各衙門積弊可除仕途建豎必有卓卓可紀之勲績矣此科貢吏三途並用之成法且使讀書寒士不得一衿一第者終不至窮餓於荒烟野草中也　有勇力者亦當訪求為各衙門效用不使窮餓起為盜賊最要緊

論教士取士必先教士士不教而欲取猶不稼而欲穡

必不可得之數也古来家國教士之法備矣胡安定蘇湖之法程大夫子上修學校書皆切當可行太學積分之法亦嚴緊實在舉而行之可也然關係最重者在鄉里蒙師養之以正於孝弟謹信愛衆親仁習慣自然於詩書六藝熟讀講究字字躬行即做時文亦句句是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者鄉先生日與少年講明理學經濟人材蔚興待國家選而用之可也

論取士虞廷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古來取士之法未有

不先之以言者今作文者必有實得於心加之以文采始為入鼓然必有司之有實學者方能識得不然海底遺珠道旁棄寶掉頭不顧者正多多也且廩生保結同考生互結鄰里甘結皆鄉舉里選之遺意循其名責其實可也然人各有長不必限於一途當如司馬溫公十科取士之法庶幾無遺才乎

天成事先生近十年在左右時畧有兩載祭先生容貌顏色辭氣行止動靜待人接物頗亦得其彷彿迨今數

十年精神夢寐間猶覺儼然在也條其一二以告同志

先生容貌極端嚴几窗對坐如春山麗日自有以快人心目道路追隨如流水行雲自有以娛人性情　顏色極莊雅偶然覿面便覺和氣拂人朝夕侍從不啻霽月朗照晚年充養純粹溫然如玉至今思之猶覺寒冬挾纊蓬室生輝也　吐辭酌古準今是非利害洞悉纖毫雖古今極難明事理片言剖決講論經史數萬卷融會於一言一言旁通數萬卷使聞之者眼界頓豁心境

洞開而聲氣如宮商迭奏鐘鼓和鳴至今思之猶覺餘音在耳也　行則如林雲蔚興止則如磐石奠定　動則如春郊起蟄靜則如幽壑潛龍　待人不論智愚賢否俱盡至誠人亦待之以誠雖極粗暴者見先生亦自溫和雖極奸詐者對先生不忍妄語化惡為善者不止一人　接物無大小輕重必以小心故物無有失

先生家不甚貧每年租稅館穀分給宗族戚友之貧者常至絶炊枵腹終日講誦不輟

先生嘗曰天地之物無不為我享用目之所見皆是奇觀耳之所聞都是雅樂只要洗滌嗜慾之心自能享用或月夜開窓指示予曰此蘇子所云造物之無盡藏也急當享用或早晩有暇引予南望銅官諸山西望西氿諸水舉樂水樂山之義學者心能明理對此波光萬頃碧色連天荻蘆掩映檣帆往來與吾心之理流行不竭者一般豈不可樂試心無私妄望此層巒疊嶂巑岏嵯峨峭壁懸崖樹木蒼翠與吾心之體静鎮不揺者一般

豈不可樂然山雖萬古不移草木年年生長烟雲變化無窮觀吾心未發時生意充満而無息靜也未嘗不動水雖晝夜長流波瀾蕩漾而常明藻荇縱橫而常潔試驗吾心既發時本體虛靈而不昧動也未嘗不靜先儒所謂動靜一色靜亦定動亦定也今富貴家費萬金做一花園堆山鑿池樹樓築棚歡娛有限何如天地大園不費一錢觀玩無窮吾貧賤人享用豈不遠勝於富貴者哉 天戍 飄泊江湖數十年窮途逆旅勞苦萬狀追念

先生此時指點光景愁心頓忘倦力復振凡我同人急須着眼

先生與諸同學及世兄允武議論甚多天成從旁聽之默記於心數十餘年終不忍忘然不敢即筆之於書者恐詞拙不能達其精意欲明反晦且以下愚不肖年近七十頑鈍如故有負先生之教不敢出諸口以貽先生羞幸先生遺風尚在宗右人楊鄰筠張岷南蔣若藜許少來瀛選諸子闡風興起問先生之遺

訓於予不得已條其大概詞不達意望諸君子略其詞以深思其意康熙六十年辛丑孟夏受業不肖門人潘

天成謹述

雜記訓言後

乙卯春問治平之要先生曰正士風士風正則經史之用實在家父子兄弟夫婦之恩洽在朝君臣僚友之義盡天下無不治矣正士風固在國家建學設科而其要尤在鄉里蒙師教小學生今汝已為蒙師矣不可徒

受此須束修忘其責任之重也試觀古今來聖賢豪傑名公鉅卿孰非出於小學生乎人性皆善小學生孰不可聖賢豪傑名公鉅卿者乎况嗜慾未開真性未喪其教易入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特蒙師不善教之耳凡為師者必自盡孝弟忠信之道為宗族鄉黨推重小學生聞之必起欣慕正身以立師範視聽言笑不敢苟且行止動静不敢輕浮小學生見之必生敬畏當句讀時必粗為之訓解使其易知也由粗漸可以及精孝弟忠

信家常日用本於天性粗即精也試觀學生之父一來館中學生必欣然喜先生當指而訓之曰此爾之孝也天性也再看有長輩來館中小學生見之必肅然起先生指而訓之曰此爾之弟也天性也小學生嬉戲時一見先生必惕然收歛先生益自嚴肅以深學生之敬心學生歸去必教他孝順父母和睦兄弟姊妹寬待婢僕養其仁愛之心一事不常一言不實必婉轉訓戒先生尤嚴自反一言一事不欺學生學生方能不欺孟母買

臡肉以啖孟子所以為善教也日日如此學生天性日開嗜慾無由而起即後來或起而先入之言不忘於中自知悔改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矣學生稍長與之講解經書先生必句句向自己身心上體認親切於學生身心上指點親切蓋聖賢道理不外吾之身心故從身心上體認指點方得真知灼見即做文字亦得神得理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不徒為無用之空文也自家之身心見得真天下萬世人之身心亦無不知矣學

生大成達而在上致君澤民可以治一時之天下窮而在下師友傳習可以治萬世之天下吾故曰治天下之要在正士風正士風之要尤在蒙師也今汝已為師矣勉之勉之　又曰凡有朋友來館中切不可閒談說笑一則曠職一則起學生慢心必與之討論經史切究心性或商酌經濟時務學生聞之開發神知彼此有益

又曰朝廷立學設科不得不以爵祿勸善士之為善未嘗有求爵祿之心也此在唐虞三代之政則然浸淫至

於末季則不然矣故孟子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是朝廷以三物為教三年賓興不適足啟人勢利之心也哉此君師之權不得不分也故天生孔子為萬世師以布衣而操繼天立極之權非有高爵以榮人厚祿以養人七十子心悅誠服三千之徒仰高山而行景行者皆由於天性之不容已非有勢利之念參於其中也漢唐以來真儒輩出教養人材為朝廷之用是先絕其

勢利之心而得高爵厚祿之享勲名節義朝廷得養士尊賢之報君師之權分君師之權所以合也凡為人師者可不知其責任之重也哉

庚子十月二十日至許一清兄家夜睡小樓夢見先業師默齋湯先生形容如舊更覺少壯精彩炳麟命余講大學聖經一章畢先生曰說亦良是但註中虛靈不昧一句體認得真否對曰體認頗真先生大怒以長大紅色竹板責五下跪受而起先生曰不但聲色貨利累心

不虛富貴功名動心不虛聰明才智自恃不虛即數十年讀書學問執着亦不虛須一切放下使此心如太虛微雲不起如明鏡纖塵不染始能隨感而應朋友議論間纔能集思廣益日用應事纔能因時制宜即遇錯節盤根亦能隨機利導衆理之具者庶幾不失萬事之應者或不至大誤矣勉之勉之感泣而醒淚流枕席時漏下四聲矣噫吾自十九歲春三月從事先生二十九歲春三月先生棄我我今年六十有七矣四十餘年在天

之靈猶惓惓於我責之勉之比當年吏切奈我不肖辜負先生慙懼無極趂此餘年鞭策駑駘刻刻做醒未審果能不負先生否謹錄以告同志大家勉勵刻刻在獨知處體認庶幾有以慰在天之靈也哉

湯子四願　即用横渠先生語

一願為天地立心一願為生民立命一願為千聖繼絶學一願為萬世開太平

湯子四戒

一戒鄙夫之患得患失一戒鄉原之同流合汙一戒楚狂沮溺果於忘世一戒自暴自棄怠緩失時

鐵廬集卷一